

京津冀治污困局： 利益博弈影响联防成效

■ 本报记者 闵云霄

7月16日,石家庄放晴,举目可见白云蓝天。河北省空气质量自动发布系统的数据显示,全省11个城市空气质量均达到良以上级别,其中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沧州、廊坊7市达到空气质量优级别。

但是,环保部一个月前公布的空气质量报告显示,5月份的全国74个城市中,石家庄空气质量指数再度垫底——此前的消息披露,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占据七个,除石家庄市外,邢台、唐山、保定、衡水、邯郸、廊坊市一起被列入黑名单,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污染源,亦是北京雾霾难散的重要原因。

相关资料显示,在各类污染物的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PM2.5的贡献率为19%。对于河北来说,一方面乐于享受承接北京重化工业创造的经济政绩、财政收入、社会就业,一方面又不满北京转移过来的大气污染。

“白天懂了的黑”

近日,欧盟环境委员会委员乔纳兹·珀多尼克(Janez Potocnik)在为期两天的北京之行中表示,中国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治理环境污染。

6月初发布的《2012年环境状况公报》中,全国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不再一如既往地“喜气洋洋”。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坦言,由于我国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加入了PM2.5等监测指标,全国113个环境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能达标的城市从过去的88.5%下降到23.9%。

这意味着,新的监测指标改变后,能达标的城市由多数变成了少数。以近年来空气质量屡居倒数第一的石家庄为例,截至今年5月29日,该市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只有12天。

2013年春节前后,灰霾污染多次袭击中国大部分城市,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有2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6亿人受到影响。

2012年年底,国务院批复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空气污染较重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到2015年,PM2.5的年均浓度要下降6%。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国务院的目标,地方政府必须尽快拿出减排方案。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到任不久便调研石家庄的大气污染治理。石家庄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说,市委主要领导2013年在本地报纸上的相关批示多达22次,“几乎逢会必提石家庄环保工作,我们环保局完全没有休息”。

其中毗邻北京的保定,遭受不少指责。保定市长马誉峰坦言,距离北京180公里,首都的外来污染保定“功不可没”。

艰难的治理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河北省排放的大气污



相关资料显示,在各类污染物的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PM2.5的贡献率为19%。 CNS供图

漫,河北各市都对污染企业亮出了红牌。石家庄12家钢铁、焦化行业重污染企业全部限产或停产,所有环保设备保持与生产同步运行率在98%以上。邢台、唐山等市也相继对重污染企业下达限产或停产的指令。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一五”期间,在强力治理下,全国二氧化硫浓度和排放量有了明显下降,但是由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巨大,许多污染物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再次生成二次PM2.5。

环保部一位专家表示,高端制造业(如新能源汽车等)都跑到北京、天津,河北只能引进重污染企业落地,产业升级急需加速前行。

北京市环保局的专家也承认,河北重工业占GDP的比重比北京高很多。2012年,河北省全年生产总值达到26575亿元,位居全国第六。支撑这份成绩单的是当地能源消耗量的迅猛增加和重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果产业结构突然进行调整,将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社会就业等。

为实施联防联控,北京、天津市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地展开了磋商,推动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在区域排放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联合执法监管、重大项目环评会商、环境信息共享、PM2.5污染成因分析和治理技术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

河北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说,与其说河北要为北京的蓝天作出牺牲,不如说,要用老百姓对蓝天的期待倒逼河北产业的转型,当然作为经济后发地区,产业的转型需要国家在宏观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帮扶。

《中国企业报》获悉,2012年石家庄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573.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800.2亿元,实现利润558.6亿元,石家庄已经投入的18亿元巨资也许只能算作今后全市治污历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有媒体消息指出,为了这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石家庄预计3年内需投入218.68亿元。这也只是10项大气污染治理工程的初步预算,新列项目另计。

庄志东介绍说,周边对北京的污染传输一年平均为25%左右,如果重污染天气情况下,可能会更高。当然,

北京的空气污染也会影响到周边城市。

7月初,空气质量监测评价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美国、意大利、日本和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专家和环保部门负责人,就各国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分析、监测评价体系、标准建立、治理措施、污染物变化趋势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产业升级困局

近日,北京市环保局和河北省环保厅签署了《2013年至2015年合作协议》,双方将按照“统筹推进、联防联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建立京津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加快改善。但也有专家认为,区域的联防联控涉及地方经济的转型,远不是一个环保部门所能协调的。

其实,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进行了产业升级,淘汰或转移了大批污染性企业。当时北京大气污染的两大污染源——首都钢铁厂和北京焦化厂,分别被转移到了唐山市的曹妃甸开发区和海港开发区。

接下来,北京拉开了产业转移至河北的序幕。过去近十年中,北京一机床铸造车间、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北京汽车厂等均转移到了河北的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地。

当时值得一提的是,奥运期间,京、津、冀、晋、蒙的污染企业都停工了一段时间,而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奥运会结束后,又恢复原样。

殷广平回忆说,当时河北先后关停了3批使用燃煤的企业,损失很重。

如果要拉动河北产业结构升级,也并非容易的事。《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今年1—4月,石家庄全市规模以上高新企业同比增长23.4%,已经高于传统产业增速,但是这样的好消息并不能代表河北的全局。“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对于亟待清新空气的京津冀人民,调整的过程可能会显得很漫长。”有关人士如此表示。(下转T03版)

区域

河南淅川石漠化 亟待企业参与破局

仅靠一个县的力量,彻底根治丹江口水库上游“石漠化”,恐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 周彦波 本报记者 徐志成

河南淅川不仅是亚洲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56%水域所在地,也是我国当前最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淅川县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在如此重要的区域,近期却出现山石裸露、草木难长、水土流失等“石漠化”现象。“淅川土地‘石漠化’如不及时治理,导致山地水源涵养能力差,会影响丹江口水库水质和使用寿命!”淅川县林业局副局长贾先强如是说。

危及丹江水质

淅川县林业局材料显示,淅川县的马蹬、盛湾、寺湾、大石桥、滔河、老城等乡镇是淅川土地石漠化重灾区,而且以上乡(镇)均位于丹江口水库周围或丹江上游,如果石漠化得不到有效治理,肯定将对丹江口水库水质和使用寿命造成严重影响。

记者在丹江河上游的大石桥乡采访,沿途看到不少土地石漠化现象,尤其在赶往荆巴岭村路上,公路两边峭崖陡壁,岩石林立;远处山上岩石裸露、寸木不生,光秃秃的山岭在强烈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山脚下,高低起伏的青色山石,在风刮日晒之下,好似“秦始皇兵马俑”中一个个俑头。

据记者观察,在其岩石中各个石头缝隙之间,即使偶尔能看到极少的土壤,也只能长一些稀疏的小草,比较大的绿色植被却很难生存。

那么,淅川县“石漠化”到底怎么来的呢?淅川县林业局退休办罗主任介绍说,石漠化区域基岩均为石灰岩,因属岩溶地,雨水漏入地下,导致土壤缺水,影响植被存活,加之雨水冲刷,使水土流失,基岩裸露,砾石堆积。

另外,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各地大炼钢铁,位居内陆地区的淅川县也不例外,村民们把山上大部分树木砍光当柴火烧掉。之后,当地山上就开始出现水土流失、岩石裸露和植被大量减少的“石漠化”现象。

由于石漠化造成耕地减少,库区人均耕地不足0.8亩,有的人均耕地甚至不足0.3亩;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导致部分居民上山开荒种地,造成山上树林被毁;水源枯竭,其水源涵养能力差;而且“石漠化”导致淅川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220万吨;大量山地“石漠化”和水土流失,导致当地土层变得更加贫瘠,微量元素流失,这不仅影响农业灌溉用水,而且造成人畜饮水困难。

“祸”及南水北调水源

有关专家分析,土地石漠化将意味着土地退化、土壤少、贮水能力差、岩层漏水性强,由此引起缺水干旱,尤其是夏季大雨导致严重水土流失,使这些地方极易形成山穷、水枯、林衰、土瘦的恶性循环。

根据专家分析,土地“石漠化”首先影响丹江口水库水质。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源头,丹江库区绿化状况直接影响南水北调源头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关系着京、津、唐等北方地区人民生活用水质量。石漠化造成水土流失,将直接影响丹江口水库水质及水库安危。

其次,土地“石漠化”影响水库使用寿命。有关部门统计,丹江口水库在淅川流域面积达2616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的56.9%;而且1960年至1979年的20年间,丹江库区总淤积泥沙89715.5万立方米,平均年淤积4486万立方米,如果按这样的淤积速度,库容为124亿立方米的丹江口水库,其未来使用寿命大约为161年。若情况如此,当前大规模的南水北调投资回报将不堪设想。

从地理位置上讲,丹江口水库位于我国水域主干道及最大水系——长江上游,其防洪蓄水作用十分明显;如果上游水库周围“石漠化”严重,将进一步引发丹江口水库泥沙淤积,造成水库库容减小,然后将直接波及下游长江防汛防洪。

此外,土地“石漠化”导致当地水源涵养能力差,山上植被退化,每年进入冬春季节,石漠化山区水源枯竭,不仅影响农业灌溉用水,而且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甚至引起丹江口水库氨氮超标。

呼吁企业投资参与

当前,治理“石漠化”最好的办法,也是传统的办法就是封山育林、人工造林,以此还原山脉植被;然而,在石漠化严重的、贫瘠的山上,进行人工造林所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

据有关业内人士测算,绿化每亩荒山成本4000元左右,保守的说每亩也在3000元左右;那么,淅川县200万亩石漠化荒山要取得彻底治理需要60亿元资金。如果从政策层面上讲,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每年可以争取国家扶持资金,但其每年扶持的资金非常有限——简直是九牛一毛。

不过,河南省内一权威专家认为,要想根治土地“石漠化”问题,需改变过去传统思维模式,应该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多元化投资方式,积极吸纳外来企业投资,更多注民间资本,实行“谁造林,谁管护,谁受益”的造林办法,鼓励外来企业和更多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大力发展生态林业,恢复当地生态植被。

同时,应呼吁社会民众关注,吸引更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关注“石漠化”现象,关注南水北调水质,确保京津及华北地区人民饮水健康。

